

名家导读·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

JINGDIAN
MINGZHU

[法] 凡尔纳◎著 林熙强◎编译



一次畅游神奇南半球的地理大探险
“科幻小说之父”的代表作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名家导读

MINGJIADAODU

SHIJIERTONGWENXUEJINGDIANMINGZHU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

[法]凡尔纳 著

林熙强 编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 林熙强编译. — 武汉 :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6

(“名家导读”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ISBN 978-7-5353-4476-2

I. 格… II. ①凡…②林… III. 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缩写体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1878 号

书 名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				
©	凡尔纳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vip.sina.com		
承 印 厂	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插 页	8 页
印 数	1-20 000	印 张	7.5	字 数	96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 × 980 毫米			开 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4476-2			定 价	1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刘兴诗 解读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

纬度 37° 的精神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导读

这本书从头到尾，你会发现，除了主要几个角色的名字外，还有一个字眼经常出现，那就是“纬度 37°”。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本书的主要线索，也是作者凡尔纳想要表达的一种思想：坚持到底，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

书中的主人公们，从爱尔兰跑到非洲大陆，从非洲跑到澳大利亚，又从澳大利亚跑到小岛上。

说起来好像是满世界乱跑，但是这本书不是讲周游世界，它的主线，就是格兰特船长跟他的船员在海上遇难，他们把求助的信息放入漂流瓶，丢入海里，捡到的人根据破损信件上的线索去寻找遇难者。

其中最重要的线索是“纬度 37°”，那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数据，其他数据都仅仅是推理或猜测。光有纬度，没有经度，是无法在地球上具体定位的，所以主人公们只能靠“纬度 37°”这唯一可以确定的信息，沿着这条纬线一路找过去。

在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主人公们开

的是当时速度最快的蒸汽船,可还是遇到了重重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自外界。

或许我们多少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我们决心要做什么事情,并开始行动之后,总会发现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而且都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这下好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经验。我们茫然无措,就好像一个不知道交通规则的小朋友,站在车水马龙的路口,不知道怎么到对面街去。难道,我们就要这样放弃了吗?

是的,正如你所料,他们凭着坚持不懈的精神,最终找到了格兰特船长。

坚持到底是原则,而不是固定的方式。

世界上有很多路,比如我们平时每天离开家门都要走的路,它有直有曲,它有高有低……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坡路很难走,有时候觉得人行道太小太拥挤,有时候因为什么事情路被封锁了,这些都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路可以走,只要我们不停下脚步,很少会有走不到目的地的情况。

我自己对此就深有体会。

但是,只要我们想想“纬度37°”,我们或许就会领悟,只要是在纬度37°上,无论我们是在哪个“经度”,我们都没有偏离我们的梦想。

纬度37°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科幻作家 刘兴诗



目 录

第一章 求援漂流瓶	1
第二章 自然灾害	19
第三章 新的希望,新的旅程	33
第四章 海盗设下的圈套	50
第五章 成为了俘虏	75
第六章 火山爆发	89
第七章 意外收获	104
尾声	112

第一章

求援漂流瓶

1864年7月26日,一艘豪华大船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海面上快速航行。这艘游船叫“邓肯号”,船主是爱德华·哥利纳帆爵士。哥利纳帆爵士和他的妻子海伦夫人,还有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船上。邓肯号是一艘刚刚离开船厂的新船,它将要驶到克莱德湾外风海的地方进行处女航。

下午,有一名船员在船尾钓到了一条大鲨鱼,船长约翰·门格尔立即叫人把这事告诉爵士。这事马上成了船上的热门新闻,大家都跑来船尾的甲板上看热闹。鲨鱼在海里死命挣扎,但还是被水手们给拉上了甲板。接着,就有人提议,将鲨鱼开膛破肚,因为鲨鱼什么都吃,说不定肚子里有一些好东西,譬如藏宝图什么的。

女士们选择了回避,之后,可怜的鲨鱼就被斧头劈开了,它的肚子空空如也,这让大家有些失望。不过,有一个眼尖的水手发现,在鲨鱼肚脐的位置,有一个不一般的東西。

大副汤姆·奥斯丁说:“是只瓶子。”

爵士叫了起来:“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

爵士很好奇,忽然想起,海里的瓶子通常都装着重要文件,海上的人都称为“漂流瓶”,于是让大副奥斯丁把瓶子取出来仔细查看。

“就是这个!”大副回答,指着从鲨鱼腹部取出的那个东西。

奥斯丁把这个离奇的瓶子送到大厅里,放在桌子上,爵士、少校、船长都围着桌子坐下。海伦夫人也走了过来。哥利纳帆爵士刮去护着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不一会儿,瓶塞子露出来了,但已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

“可惜啊！即使瓶里有文件，也保存不好了。”爵士说。

“恐怕是的。”少校附和着。

“我还有个想法，”爵士又说，“瓶口塞得不紧，一丢到海里，就沉下去了，幸好鲨鱼吞了下去，才把它送到邓肯号上来。”

“毫无疑问，”约翰·门格尔回答，“然而，如果我們是在大海里捞起它，知道捞获的地方的经纬度，那就更好了。因为，如果研究气流和海流的方向，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漂泊的路线。现在它是由这种习惯逆海流游泳的鲨鱼送到我们手里来的，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打开瓶塞，爵士小心翼翼地把瓶内的纸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摊在桌上。这时大家都挤到他的身边。这几张纸，由于海水的浸泡，成行的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成句子、模糊不清的字。

“我们来分析一下，”爵士说，“不过，要一步一步来，先看英文的。”

62 Bir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tmonit oflong

and ssistance

lost

第二张纸是德文的，比第一张损坏得更厉害，只剩下几个这样不相连的字：

7juni GLas

Znei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我们再看法文文件吧，我们大家都懂法文，研究起来也就容易多了。”爵士说。第三个文件这样写着：

troi ats tannia

gonie autral

abor

corntin prcruel indi

jete ongit

et37°11, lat

因为三份文件的信息都不全面,经过大家的分析和讨论,爵士立刻拿起一支笔,做出了总结:

7juin1862 trois-matsBritannia Glasgow

1862年6月7日 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 格拉斯哥

sombre gonie austral

沉没 戈尼亚 南半球

àterre deuxmatelots

上陆 两名水手

capitaine Gr abor

船长 格 到达

contin pr cruel indi

大陆 被俘于 野蛮的印第

jeté ce document delongitude

抛 此 文件 经度

et37°11Bdelatitude portez-leur secours

37度11分纬度 乞求 援救

perdu

必死

这时一个水手来报告说:“我们已进入克莱德湾,请船长发命令。”

“爵士,您的意思怎么样?”门格尔转过脸问爵士。

“让海伦夫人回玛考姆府,然后我到伦敦去把这文件送给海军部。”

船长就照这意思下了命令,那水手把这命令向大副传达过去了。

“现在,朋友们,”爵士说,“我们来继续研究。我们找到了一条大商船失事的线索。好几个人性命就指望我们了。因此,我们要绞尽脑汁猜出这个哑谜。”

“我们都准备好了,亲爱的。”海伦夫人说。“首先,”爵士接着说,“我们要把这些文件的内容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来处理:一、已经知道的部分;二、可以猜到的部分;三、尚未知道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1862年6月7日格拉斯哥港的一只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沉没了,两名水手和船长将这些文件在纬度37度11分的地方丢到海里,请求救援。”

“十分正确。”少校说。

“我们还能够猜到什么呢？我想是：那只船失事地点是在南半球海面上，这里我要你们注意‘gonie’这个词。这个词不是指一个地名吗？它是不是一个地名的一部分呢？”爵士说。

“是巴塔戈尼亚呀！”海伦夫人叫道。

“没有问题吧。”

“但是巴塔戈尼亚是不是在南纬 37 度线上呢？”少校问。

“这个不难证实。”门格尔一面打开南美地图，一面回答，“瞧，正是这样！巴塔戈尼亚被南纬 37 度线穿过。南纬 37 度线先横截阿罗加尼亚，然后沿巴塔戈尼亚北部穿过草原，进入大西洋。”

“好！我们继续推测下去。”爵士说，“‘abor’就是 aborder（到达）。两名水手和船长到达什么地方呢？‘contin’……就是 continent（大陆）。你们注意，是‘大陆’不是海岛。他们到达大陆后又怎么样了呢？有个像神签一般的词‘pr’说明了他们的命运。这个词说明那几个不幸者是‘被俘’（pris）了或者‘做了俘虏’（prisonniers）了。被谁俘虏去了呢？被野蛮的印第安人（Aelsindiens）俘虏去了。我这样解释，你们信服吗？空白里的字不就一个个地自动跳出来了吗？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大家叫道：“再明白不过了！”

爵士又说：“朋友们，所有这些假定，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可信的。我认为事情发生在巴塔戈尼亚附近海岸。我马上叫人到格拉斯哥港打听一下，不列颠尼亚号，当初开出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我们就知道它是否有被迫驶到这一带海面的可能。”

“啊！我们不需要到那么远的地方打听，我这里有全份《商船日报》，可以给我们正确的答案。”船长说。

“赶快拿出来查一查，赶快查！”海伦夫人说。

门格尔拿出一大捆 1862 年的报纸，开始飞快地浏览。

他们找到了相关的新闻。

爵士拿起笔，写道：“1862 年 6 月 7 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籍隶格拉斯哥港，沉没在靠近巴塔戈尼亚一带海岸的南半球海面，被急救上陆，两名水手和船长格兰特到达此大陆，被俘于野蛮的印第安人。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纬 37° 处，乞予救援，否则必死于此！之后，邓肯号在港口靠岸。”

那里，一辆马车套好了马在等候着海伦夫人，准备把她和麦克那布斯少校一起

送回玛考姆府。爵士和他的年轻夫人拥抱告别之后,就跳上了去格拉斯哥的快车。

他动身前,先利用一个更迅速的通讯工具发出一个重要启事。几分钟后,电报就把这启事送到了《泰晤士报》和《每晨纪事报》。启事内容如下:

“欲知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及其船长格兰特的消息者,请问哥利纳帆爵士。地址:苏格兰凡巴顿郡吕斯村玛考姆府。”

几天后,海伦夫人心中不安起来,晚上,她正一个人闷闷坐在房间里时,忽然总管家哈伯尔进来告诉她:有一个少女和一个男孩,要和爵士说话,问她愿不愿去接见。

“是本地人吗?”夫人问。

“不是的,夫人。他们是乘火车到巴乐支,由巴乐支到吕斯村的,然后他们步行来的。”管家回答。

“请他们上来。”海伦说。

一会儿,那少女和小男孩被引到海伦夫人的房里来了。从他们的面孔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姐弟俩。姐姐十六岁,她那漂亮的面孔显得有些疲乏,那双眼睛似乎哭肿了,那副表情既沉着又勇敢,那身装束既朴素又整洁。这一切让人一见就能对她产生好感。姐姐挽着12岁的弟弟,这孩子态度坚决,好像是他姐姐的保镖。

海伦夫人先开腔说:“你们找我有事吗?”

“不是,不是找你。我们要找哥利纳帆爵士本人。”那男孩用坚定的语气回答。

“请原谅他,夫人。”姐姐立刻说,用眼睛瞅了瞅弟弟。

“哥利纳帆爵士不在家,”夫人又说,“我是他的太太。如果我可以代替他的话……”

“您就是哥利纳帆爵士的夫人吗?”那少女说。

“是的,小姐。”

“就是把不列颠尼亚号沉没的事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一条启事的,那位玛考姆府的哥利纳帆爵士的夫人吗?”

“正是!正是!”海伦夫人赶快接着回答,“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玛丽·格兰特小姐,夫人,这是我的弟弟。”

格兰特姐弟俩显然是为了得到父亲的消息而来,海伦夫人将打捞到漂流瓶的经过告诉他们,然后安慰他们,爵士已经去跟海军部交涉了,希望说服海军部派船去找他们的父亲。两个孩子顿时喜出望外。

于是，格兰特小姐同意和弟弟在玛考姆府里等候爵士回来。在等待的过程中，格兰特小姐跟海伦夫人讲了很多自己家的事情。原来他们的爸爸哈利·格兰特是一个著名的船长，母亲早就去世了，这次出海前将他们留给堂姐照顾，可是出海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格兰特的堂姐后来也去世了，两个孩子就成了孤儿。玛丽·格兰特为了养活弟弟和自己，在外头日夜打工，直到偶然看到《泰晤士报》上那条启事，她的心中才重新升起了希望。姐弟俩坐火车连夜赶到这里，就是为了得到父亲进一步的消息。

海伦听罢，感动得落泪了。

大家谈着谈着，已经是深夜了。海伦夫人怕两个孩子过于疲乏，不愿意谈话谈得太久，于是给他们安排了客房。他们走开之后，夫人就叫人把少校请来，把当晚和两个孩子的谈话全部告诉了他。

“好个小女孩啊，玛丽·格兰特！”少校听完后，赞叹地说。“愿老天保佑我的丈夫交涉成功吧！”海伦夫人说，“否则，这两个孩子的处境更不妙了。”

“他会成功的，否则海军部那些老爷们的心肠真是比最硬的岩石还要硬。”

虽然少校这样保证，海伦夫人还是不放心，一夜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天一亮，玛丽·格兰特和她的弟弟就起来了。

九点左右，爵士坐着马车回来，海伦看丈夫阴暗的神色，就知道他带回来的是个坏消息。少校先开口了，他问爵士：“没办成？”

爵士摇了摇头，叹息说：“没有。”

两个孩子听到，当下就呜呜哭了起来。爵士看到这两个陌生的孩子，有点奇怪。海伦夫人不失时机地上来介绍，告诉他这两个孩子就是遇难船长的孩子。

格兰特小姐叫嚷着往外走：“我要去跪在女王的面前，我们要看看女王是不是对我们这两个为父亲求救的孩子也装聋作哑。”

哥利纳帆爵士摇摇头。海伦夫人懂得丈夫的意思。她也晓得这样去求见女王是不会成功的。她眼看着这两个孩子就要去过绝望的生活了，这时，她心中有了一个伟大而慷慨的念头。

“玛丽·格兰特，等一等，我的孩子，现在听我说。”

格兰特小姐本来已经搀着弟弟要走了，听到这话就停了下来。

海伦夫人眼泪汪汪的，但脸色兴奋地走向她的丈夫。

“爱德华，”她说，“格兰特船长写了这封信把它丢到海里的时候，他是把信托付给了上帝，是上帝把这封信交给我们的呀！毫无疑问，上帝要我们负责拯

救那几个不幸的人。”

“你的意思呢，海伦？”爵士问。

全场的人都静静地听着。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结了婚以后能做一件好事，他应该感到无限的幸福。那么，你，亲爱的爱德华，你要让我快乐，曾经订了一个旅行的计划。但是能拯救一些被国家遗弃的不幸的人，我想那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更有价值的事呀！”

“海伦啊！”爵士叫了起来。

“是的，你懂我的意思了？爱德华，亲爱的！邓肯号是一条轻快牢固的好船，它经得起南半球海洋上的风浪！如果需要的话，它可以环球旅行，我们出发吧，爱德华！我们去寻找格兰特船长。”

爵士听到这一番话，早就对他那年轻的夫人伸出胳膊了。

邓肯号是条帆船，同时也安装了蒸汽机，有螺旋桨。爵士还在船上安装了大炮，有备无患。船长门格爾的技术水平不用说，是格拉斯哥港数一数二的优秀船长。他才30岁，面容虽然严肃，但也勇敢和善良。他是在哥利纳帆家里长大的。大副汤姆·奥斯丁是个老水手，也值得信赖。船上连船长、大副在内一共有25人，组成了邓肯号上的船员队，都是久经风浪的水手，都是哥利纳帆的庄户子弟。

门格爾虽然忙着修舱贮粮，然而没有忘记给爵士夫妇准备两个长途航行的房间，同时他还要替格兰特船长的两个孩子布置地方，因为海伦夫人已经答应玛丽在邓肯号上随行。至于玛丽的弟弟小罗伯尔，如果你不叫他去，他也会躲到货舱里瞒着人随同出发的。船上的乘客名单，再加上麦克那布斯少校，就算齐全了。

麦克那布斯少校是50岁的人，性格镇静，无可挑剔。不管对什么事，对什么人，他总是以人家的意见为先，自己从来不跟人家争辩，是一个有名的好好先生。

以上就是邓肯号上的全部人员，这只船，由于一个意想不到的机缘，要做一次惊人的航行。自从它开到格拉斯哥港的轮船码头以来，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好奇心。每天都有大批人来参观，大家关心的是它，谈论的也是它，这使得停泊在港里的所有其他船舶的船长都红了眼，尤其是苏格提亚号的薄尔通船长，苏格提亚号也是一只漂亮的游船，就靠在邓肯号的旁边，准备开往加尔各答的。

论大小,苏格提亚号有权利把邓肯号看作是一只小艇。然而,人们的兴趣却只集中在哥利纳帆爵士的那只游船上。

是啊,起程的日子一天一天迫近了。

8月24日,哥利纳帆夫妇,少校,格兰特姐弟,船上司务长奥比内先生,以及随行服侍哥利纳帆夫人的奥比内太太,在全府仆从的热诚欢送下离开了玛考姆府。

大伙决定在8月24日至25日之间落潮的时候起航。

但是开船前,格拉斯哥市民还看到一场动人的仪式。

晚上7点钟,爵士和他的旅伴们以及全体船员,从火夫一直到船长,凡是参加这次救难航行的人,都离开游船,到格拉斯哥古老的圣孟哥教堂去了。这时,玛丽·格兰特的声音在这古教堂里显得特别响亮。她在为她的恩人们祷告,在上帝面前流着感激的眼泪。祷告之后,全体人员都怀着无限深情退出了教堂。

11点钟,大家都回到了船上。门格尔和船员们忙着做最后的准备。

半夜,机器发动了。

船长叫人通知爵士,爵士马上跑到甲板上来。不一会儿,潮水降落了。邓肯号的汽笛呜呜地鸣叫起来。一小时后,邓肯号沿着丹巴顿的峭岩行驶。又过了两个钟头,它进入了克莱德湾。早上六点钟,它出了北海峡,开始在大西洋上航行。

航行的第一天,海浪相当大,傍晚,风刮得更强了。邓肯号颠簸得很厉害。所以太太们没有到甲板上来,全在房间里,她们的情况都很好。

但是第二天风转了方向,船长扯起主帆、纵帆和小前帆。乘客们都在静静地,出神地欣赏着这辉煌的日出。吃饭的时候,爵士和其他的客人都走到中甲板下面去了。

少校一个人留了下来,和平时一样,自思自想,却从不想不愉快的事。忽然,他发现了一个陌生人。这人身材高大,颀长,大约40来岁,活像一个大头钉。“司务长!”那陌生人叫着,带着一种外国人的口音。

他等了一下,没有人出来。“司务长!”他又叫了,提高了声音。

奥比内先生这时正从那里经过,向前甲板上的厨房走去。他爬上楼舱甲板,走近那陌生人。

“您是船上司务长吗?”那陌生人问。

“是的,先生,不过我还没向您请教过……”

“我是6号房乘客。”

“6号房？”司务长问。

“就是呀。您贵姓？”

“奥比内。”

“好，奥比内，我的朋友，”那6号房乘客说，“该开早饭了，并且要越快越好，我已有36小时没吃东西了，或者不如说我已经足足睡了36小时了，一个从巴黎一口气跑到格拉斯哥的人，等着要吃饭，也是人之常情呀。请问您，几点开饭？”

“9点钟。”奥比内回答。

那陌生人想看看表，但摸了很久，摸到第9只衣袋才摸到。

“好。现在才8点，那么，您先来一块饼干，一杯白葡萄酒，我饿得没劲了。”

奥比内听了，感到莫名其妙。而且这陌生人还絮絮叨叨，说个不停。

“我还要问您，船长呢？船长还没有起来呀！大副呢？也还在睡觉吧？幸好天气好，顺风，船没人管也可以走。”

这时候，门格尔正走到楼舱的梯子上。

“这位就是船长。”奥比内说。

“啊！高兴极了，薄尔通船长，认识了您，我高兴极了。”

吃惊的显然是门格尔，他不但因为看到这陌生人而吃惊，也因为听到喊他“薄尔通船长”吃惊。而那陌生人却打开了话匣子，继续说下去：“请允许我跟你握握手，我前天晚上之所以没有找您握手，那是因为开船时不便打扰您。不过，今天，船长，我开始跟您结识，真是非常高兴。”

门格尔目瞪口呆。

“现在，我亲爱的船长，我们认识了，我们就是老朋友了。随便谈谈吧。请您告诉我，您对苏格提亚号满意吗？”

“什么苏格提亚号呀？”最后船长也开口了。

“哦，就是这载着我们的苏格提亚号呀，一只好船啊，人家曾向我夸奖说，船的物质条件好，热诚的薄尔通船长服务又好。有个在非洲旅行的大旅行家也姓薄尔通，和您是不是本家呢？多么有胆量的人啊！我羡慕您是他的本家！”

“先生，我不但不是旅行家薄尔通的本家，而且我根本就不是薄尔通船长。”

“喔！那么，我现在是跟苏格提亚号上的大副薄内斯先生讲话吗？”

“薄内斯先生？”门格尔开始猜这是怎么回事了。他正要干脆地给陌生人说明，这时候爵士和他的夫人走到楼舱甲板上来了，那陌生人一见他们就叫：“啊，有男乘客！女乘客！妙极了。薄内斯先生，希望您给我介绍一下……”

说着,他就文雅地向前走去,不等门格尔开口,就向海伦夫人叫“夫人”,又向哥利纳帆爵士补一声“先生”。

“这位是哥利纳帆爵士。”门格尔说。

“爵士,”陌生人跟着就改口了,“请原谅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在船上不能太拘礼,我希望我们很快地熟悉起来,和这些夫人在一起,我们在苏格提亚号上航行将会是十分惬意的,时间也会过得快些。”

“先生,”爵士开腔问,“我请教……”

“我是雅克·巴加内尔,巴黎地理学会秘书,柏林、孟买、达姆施塔特、莱比锡、伦敦、彼得堡、维也纳、纽约等地理学会的通讯员,东印度皇家地理人种学会的名誉会员,我在研究室里研究了二十年的地理,现在想做些实际考察,我是要到印度去,把许多大旅行家的事业继续下去。”

爵士听说过雅克·巴加内尔这个名字,也知道他确实是一个地理学者。哥利纳帆爵士诚恳地向这位不速之客伸出手来,并且说:“现在,我们彼此认识了,巴加内尔先生,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问20个问题都可以呀。”

“您是前天晚上上这条船的吗?”

“是呀,爵士,前天晚上8点钟。我从喀里多尼亚火车上下来就跳上马车,由马车下来就跳上苏格提亚号,我是从巴黎预定了苏格提亚号上的6号房间的。夜黑得很,我在船上没有碰到一个人。我旅行了30个小时,疲乏了,而且我知道要避免晕船,最好是一上船就睡下,头几天不要离开卧铺,所以我一到就睡下了,我不折不扣地睡了36个小时,请您相信我的话。”

啊,原来这位法国的旅行家上错了船!

“那么,巴加内尔先生,您是选定了加尔各答作为您将来在印度的研究旅行的出发地点吗?”

“是呀,爵士。我平生的愿望就是游览印度。这是我平生最美妙的梦想,现在我就要到那个‘象国’里实现这个梦想了。”

“那么,巴加内尔先生,换一个地方去游览就不行了吗?”

“那怎么成呀,爵士,换个地方太不好了。因为我还带着给驻印度总督慕塞爵士的介绍信呢,我还有个地理学界的任务要完成呢。”

“啊!您还有任务?”

“是的,我还要试着做一次有价值而又有趣的探险旅行,旅行计划是我一个

博学的的朋友菲维言·得·圣马丹先生替我订的。目的是要追随许多著名的旅行家,继续他们的探险事业。我要在克里克教士1846年不幸失败的地方完成他的遗志。总之,一句话,我要勘察雅鲁藏布江的河道,这条江沿喜马拉雅山北麓,在中国西藏境内流了1500公里,我要知道它是不是在阿萨姆东北部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汇合。这是地理学上的一个大问题,哪个旅行家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爵士,一枚金奖章是稳拿了的。”

巴加内尔确实不凡,他说得津津有味,神气极了。他仿佛鼓动着想象的翅膀。他说得滔滔不绝,像莱茵河在奔流一样。

“巴加内尔先生,”爵士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您那探险旅行的计划实在是高明极了,科学界会感谢您的。不过,我不愿让您再继续错下去,至少目前您只好放弃游览印度的计划了。”

“放弃!为什么?”

“因为您正在背着印度半岛航行呀。”

“怎么,薄尔通船长……”

“我不是薄尔通船长。”门格尔回答。

“那么,苏格提亚号呢?”

“这条船不是苏格提亚号!”

巴加内尔耸耸肩,把眼镜往额上一推,叫起来:“这不是开玩笑吧?”

这时,他的目光忽然落到舵盘上,看见舵盘上写着两行大字:

邓肯号

格拉斯哥

这时,巴加内尔问道:“这邓肯号是到什么地方?”

“是到美洲,巴加内尔先生。”

“到美洲的……那么,请让我利用这次不幸的错误吧。如果您无所谓的话,可不可以到加那利群岛停泊呢?”

“那就到那停泊好了,这也不会离开我们的原路线。”

“我知道,我亲爱的爵士。加利那群岛有三组岛可以研究,还有那特纳里夫峰是我一直想攀登的。这是一个机会,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在候船回欧洲时,攀登一下这座著名的高峰。”